

连日来,教育“减负”的话题引发社会舆论、公众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上也表示,“要给学生减负、要给学生减压。”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杂文家吴非目睹了教育界太多的原生态情景,他撰文指出: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一所安静的学校,一间安静的教室,一名心情平静的教师和一群能自由思想的学生,才是教育最该有的样子。

教育者本身应当是思考者

基础教育一直遭遇各种困境,但解决问题的阻力变得越来越大。个中原因,固然在于社会开放后人们能公开主张争取个人利益,另一面,也和社会不良风气有关。浮躁和急功近利纠缠在一起,酿成校园的浮躁之风。

如果基础教育的任务仅仅是教会学生对付考试以升入高一二级学校,那就无所谓“基础”,真正的教育也就没有发生。学生成了考试机器,没有问题意识,缺乏批判思维,不关心社会,甚至不思考自己的明天,这种“教育”,即使有社会风气支撑,教育者也不能认同。

更危险的是违反常识、背离常识的“反教育”。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反常的“教育”变得堂而皇之。在一些学校,看到的,禁不起想,听到的,禁不起问。比如,一些学校宣传推行“高效课堂”,既然“高效”了,那就意味着可以少上些课了,然而教室课表上主要学科的课时,竟然大大超过部颁标准,简直自打耳光。关于校园阅读,我很疑惑,为什么需要特定的一天进行“阅读推广”?学校本就是读书场所,学生应当每天读书,每天阅读。而不是做做样子后继续做试题卷子。

而中小学的“检查”、“验收”、“评比”多到不胜其烦,学校疲于应付,难得有一周安静;一些教师也受浮躁之风影响,热衷表演,课堂喧闹如集市。有人认为,这些“验收”、“评比”和“赛课”对学校工作是一种推动和促进”,这种解释潜含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学校懒惰教师无能,如果不找点事整一下就不好管理?

浮躁之风,或出于落后的政绩观,或在于违背常识的盲从。浮躁之风盛行,是因为有人从中得到好处,而更多想获得好处的人们自觉地推动并发展这种浮躁。这类怪象,经不起理性思考,如果能在教育内部提出来反思讨论,其怪自败。

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教育者本身即应当是思考者,如果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回避矛盾,不能对学校的教育现象作出解释,我们也就很难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学校、校长、老师都需要安静

在教育界的喧哗嘈杂中,只有让学校静下来,有价值的教育才会出现。在安静的校园,教师安静教书才能敬重常识,保持理性思维,既能深刻地思考复杂的问题,又能展示简洁平易的教育风格;学校不折腾,教师不盲从,富有智慧的教师站在讲台,学生或许可以安心地学习。

在一些相对安静的学校,人的心境会变得辽阔。有校长对我说:“我们是所普通学校,生源一般,升学率不太高,也没有什么特色。”老师说:“没什么人来听课参观,领导不常来,评比没份,学生没吃太多的苦,蛮好的。”校园整洁,没什么标语横幅,会议室布置简朴,没什么奖牌奖杯,学生举止礼貌,老师态度温和。我觉得很好,正常,像从前的学校。

【洞见】

学校安静下来,有价值的教育才会出现

学校安静了,教师的心平静了,学生的学习正常了,教师的职业素养也会提高。有这样的学校:例行的检查验收,由“班子”接待应付,尽量不劳烦教师,让他们安心教学;某项节外生枝的检查或评比落后,被上级批评,校长恬然自安,不以为耻,因为学校不愿为了一纸表扬逼迫老师学生参与形式主义的折腾。

然而,学校为何始终静不下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教育管理者热衷制造“特色”,编出各种排比句顺口溜?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师热衷上表演课,追逐“赛课”?中小学为什么有那么多“课题”?为什么有那么多检查评比?为什么有许多学校特别重视与各方面“搞好关系”?能不能不要去打扰学校?学校能不能不自我折腾?

没那么简单。非喧嚣则难以出名,不折腾则无以获利。学校的喧闹不可能不影响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如果学生长期被过重的学业负担所困扰,如果学校和教师的“业绩”要通过学生考试成绩来体现,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精神?

老师和学校有能力保持独立性

我不认为一名教师只配“顺应潮流”,听天由命,我也不认为一所学校无力保持理智保持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仍有把事做好的可能。事在人为,一些本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因为软弱、不作为、生事、争利、避责,拖成了老大难;面对流行风潮,学校和教师只要敢于放弃,就有可能保持学校和课堂的安静。教师有能力,管理者有务实的决心,敢于抵制“政绩观”折腾,改变教育状态,不是没有可能。

这些年结识了不少老师,他们对我讲述课堂上发生的事,讲教学之难和教学之美,我从他们的讲述中感受到炽热的职业激情,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教师遵循规律,恪守常识,是职业素养;当今之世,这种职业态度也许平淡无奇,甚至学生受时风影响对正常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然而一名有理智的教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未来的时代也必然敬重这种平凡教育的高度和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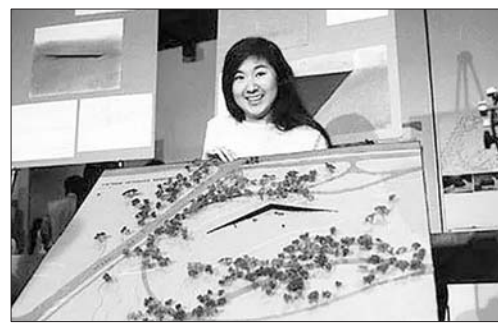
我尊敬那些安静的老师,他们完全不顾一波波涌来的浪潮,对喧哗嘈杂充耳不闻,他们静心教学,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他们不愿被社会风气绑架,不肯牺牲学生的学习去争升学率,不让庸俗的名利观玷污职业荣誉;他们乐于在“普通学校”当“普通教师”,过普通的生活,在平凡的工作中提升职业品质。一名教师,即使能力有限,作用有限,如果能保持独立思考,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在整个教育中起作用。

在安静的学校,学生安静地学习,他们的思想在自由地飞翔。一所安静的学校,会成为学生的童年记忆青春记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能体会到“正常”的重要。

童年只有一次,少年并不漫长,属于校园的青春,也只有几年,如果学校能真正地安静下来,学生也许能得到他们渴望的美丽人生。

【人物志】

林瓔：她不只是林徽因侄女，更是建筑大师



▲林瓔和她的“越战纪念碑”设计图纸

▼左:年轻时代的林徽因 右:年轻时代的林瓔



林瓔,在中国,人们提起她只知道是林徽因的侄女。在美国,可能大部分人认识林徽因,但一定认识林瓔。

奥巴马亲自为她戴上2016年度“总统自由勋章”,而林瓔是该年度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此外还被评为了“50位美国的未来领袖”之一,是享誉世界的华人建筑师。

林瓔的父亲林桓是美国俄亥俄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母亲是俄亥俄大学的英文教授。林瓔小的时候,夫妻俩刻意将身世背景隐藏起来。直到林瓔21岁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后,父亲才告诉她有个才华非凡的姑姑林徽因。林瓔成为建筑师让父亲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林瓔遗传了姑姑的建筑天赋,自豪地说:“林家的女人,每一位都个性倔强,果敢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

能否心想事成,成为一个像姑姑那样优秀的建筑师,林瓔还不敢确定,但是倔强这个特点,倒是戳中了林瓔。

大学教授告诉林瓔,建筑和雕塑只能二选一,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不然会让林瓔精神分裂。可林瓔就是倔,选择了建筑,但经常偷跑到艺术学院听雕塑课:“对我来说,雕塑是诗,而建筑是散文。”

1980年,大二的林瓔需要做一个关于“墓地建筑”的作业。突然发现了学校里粘着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征集海报。

林瓔和同学们一起去华盛顿踩点,出发前,她反问自己:建“越战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当宝贵的生命成了战争的代价时,“人”无疑是应该被第一记住的。

想起姑姑林徽因和姑父梁思成即使在病床上也呕心沥血地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她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过去会告诉我们将来应该怎样生活。我觉得这些是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她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作品呼唤和平,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思。

当她来到修筑纪念碑的那片草坪时,灵感刹那涌现。她不停地想象着:用刀将地面切开并翻起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一边指向华盛顿。切口是黑色花岗岩,上面刻着亡者的名字,还能反射出观者的脸和这里美丽安宁的环境。悼念亡者的同时,人们会本能地反思活在当下的自己。

“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共收到1421件作品,当评委会主席看到林瓔的作品时,激动地喊了起来:“这是个天才作品!”

很快,评委会一致通过选定林瓔的作品。

但是,方案遭到大批种族主义分子和越战老兵强烈抵制:“一个无知的亚裔能懂什么,越战时她还没出生!”甚至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说这个设计作品是“黑色的伤疤”。

与生俱来的倔脾气,让林瓔勇敢地站出来,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的她回击记者和人们尖酸刻薄的问题:“这项设计的主题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

老兵们始终不依不饶,甚至还去威胁林瓔,最后提出在纪念碑前安放三座士兵的铜像。但是林瓔倔得一点都不肯妥协,这完全是破坏她的作品。最后主办方妥协只能协调将铜像放在公园入口,远离纪念碑。

1982年11月13日,“越战纪念碑”落成向公众开放。远远望去,纪念碑确实像一道黑色的裂痕,仿佛里面沉睡那些亡魂。顺着下坡走去,战士的名字在头顶越升越高,庄严和肃穆的气息让人沉重,这密密麻麻58307名美国军人的名字,让无数人落泪、啜泣、反思和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就连当初那些顽固的老兵,站在花岗石前,望着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现在只留存一个冰冷的名字,在炮火中都不曾哭过的他们,此刻却用粗糙的双手紧紧遮住流泪的双眼。

林瓔设计的“越战纪念碑”,被美国人称为“永恒的哭墙”,这使林瓔名声大振。拿到耶鲁博士学位的她设计了许多经典作品,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人权运动纪念碑”、耶鲁大学纪念录取女学生的“妇女之桌”、密歇根大学的“波浪形地域”,在美国建筑界有口皆碑。

这些作品带给她的荣誉不计其数。林瓔以超过80%的选票成为耶鲁大学的董事,还与希拉里一同被入选妇女名人堂,甚至还得到了美国政府颁给艺术家的最高荣誉“国家艺术勋章”。

正是名利双收之时,林瓔的倔脾气再次选择不再接受建筑项目,除了公益性项目。如今,林瓔正在做一个呼吁保护濒危动物和它们生存环境的艺术项目——什么在消逝(What is Missing),并表示这个项目至少将持续十年,由全球的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媒介,运用声音、影像、雕塑等创作手段共同实现。(物道)

